



野芳园



醉翁摩崖石刻



雨后流泉

欧阳修与太守宴

一场醉意山水、与民同乐的雅集

“

太守宴，源于北宋文豪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。

宋朝是一个具有别样魅力的朝代，尤其是北宋的文人官员，他们深谙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之理，官做得好，宽严有度的治政之外，超然洒脱，富有生活情趣。

著名的《西园雅集图》描绘了神宗元丰年间，王诜邀请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等人的一场游园聚会，类于兰亭雅集。米芾为此图作记云：“水石潺潺，风竹相吞，炉烟方袅，草木自馨。人间清旷之乐，不过如此……”

□ 王连侠/文 李虎 杨春惠 何红安 张丽 杨顺宁/图



醉翁亭



赏梅



深秀湖

欧阳修喜欢这种文人雅集，呼朋引伴，宴请宾客，联诗斗酒。年轻时“曾是洛阳花下客”，到了地僻民安的滁州，更是满血复活。他为政宽简，公干之余便优游山水，访古探奇，吟诗作文；也常与田夫野老为伴，以木石清音为伍，畅饮酿泉之酒，品赏山肴野蔌，其乐陶陶。他主导修筑醉翁亭、丰乐亭、醒心亭，开发山谷幽泉，手植梅树、芍药等佳木美草。醉翁亭如轻盈的飞鸟，凌于让泉之上；丰乐亭位于丰山之谷，三面竹岭环抱，其间有泉，泉上佳木葱茏。

此两处建筑既为山行者遮阳挡雨，提供休憩，也是欧公观赏山水、聚会宴饮之处。欧公的手植梅树，历风雨千载，依然吐香如故。每年三月，醉翁亭内这株“千年欧梅”惊艳绽放，老树虬枝，繁花如雪，层层叠叠，那种“砌下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”的意境，伞一样铺满庭院。

“临溪而渔，溪深而鱼肥，酿泉为酒，泉香而酒冽，山肴野蔌，杂然而前陈者，太守宴也。”太守邀文友嘉宾、同僚下属游览琅琊胜景，宾主溪涧逮鱼摸虾捉山蟹、山上林中采摘野果野蔌，或就地烹煮或借炊山野人家，大家围席而坐，推杯换盏，吟诗作对，盛大的太守宴就开始了。太守宴中美酒美食，自然来自滁州本土原生态风物。滁州，江畔淮左，山清水秀，稻香鱼肥，物产丰饶。今天的明光老酒，秦栏卤鹅、雷官板鸭、女山湖大闸蟹、管坝牛肉、池河梅白鱼、炉桥桥尾、凤阳酿豆腐、琅琊酥糖……不胜枚举的美食，想来都是当年独具特色的“山肴野蔌”吧。

当然，欧阳修的太守宴不止于美酒佳肴，还有更重要的山水之趣、“醉”“乐”之意：有宴席边滁人的游赏之乐：“负者歌于途，行者休于树，前者呼，后者应，伛偻提携，往来而不绝者，滁人游也”；有嘉宾僚属的宴酣之乐：“非丝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胜，觥筹

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众宾欢也”，没有乐器伴奏，却有山中禽鸟和鸣；没有宫廷宴饮的奢华，却有流觞曲水的雅趣，有猜拳射弈的欢畅；山水之间，庙堂近远，醉翁亭中杯不空，这样一场山林间的雅集，太守怎能不醉？“苍颜白发，颓然乎其间者，太守醉也。”醉于禽鸟山林之乐，醉于滁人宴游之乐，醉于太守之乐其乐，与民同乐！

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欧公的快意中裹挟着的是对滁州山水小城乡野民情的眷恋和沉醉；太守宴之“意”，是太守与滁人、嘉宾共享美酒、美食、美景的一场醉意山水、与民同乐的雅集之乐。

“我亦且如常日醉，莫教管弦作离声。”庆历八年，欧阳修离开滁州赴扬州任太守，他将这种“太守之宴，与众宾欢，与民同乐”的雅集之“醉”作了进一步的发挥。扬州至今还流传着欧阳修坐花赏月、风流宛在的典故。

今天的滁州欧公后人，根据《醉翁亭记》醉意山水、与民同乐的雅集之意，创造性发掘了滁州“太守宴”的美食文化意蕴，推出了“五彩丰乐、非丝非竹、风霜高洁、暮色琅琊”等诗情画意的美食系列。

这既是一种美食融于山水、人文的文化遗产，也是寄情山水、与民同乐的精神传承吧。

□ 据《安徽文旅》

自驾线路：

可自驾至滁州，或乘坐动车到全椒站后，换乘大巴车去滁州琅琊山景区。

合肥市区—朝南京/安庆/芜湖/包河大道方向，靠右进入合肥绕城高速—朝滁州/南京/G40/G42方向，靠左进入沪陕高速—从全椒/滁州出口离开靠右行驶—S206—丰乐大道—花园西路—西涧中路—观景路—抵达琅琊山景区。